

锐观察

日本夫妻同姓制度的由来和挑战

夫妻同姓制度之下绝大多数情况是女性放弃了原本的姓氏。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夫妻同姓制度尚未被彻底撼动。民法中并未规定婚后必须是女方改姓,从字面上看不出性别歧视。然而日本颂扬的家庭一体长期笼罩在家父长制的阴影之下,导致夫妻协商改姓流于形式,家庭一体优先于个体诉求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女性自我的压抑和对女性权益的漠视。

■ 顾蕾

据日本《东方新报》2020年11月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要求就“夫妻同姓”制度进行调整。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一个市民团体近日进行的调查发现,逾七成受访者希望废除这一制度。

有三对构成事实婚姻的夫妻递交结婚申请时因坚持保留各自的姓名而未获批准,因此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2020年底最高法院大法庭受理了此案。

日本是目前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规定夫妻必须同姓的国家,为此近年来不断受到国内外的质疑。本文追溯日本夫妻同姓制度,探究其特有历史,明晰其如今面临除根困难的深层成因。

法律允许男女协商姓氏 性别不平等导致冠夫姓习俗

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普通百姓无权拥有姓氏。明治维新以后的1870年,政府发布《平民姓氏许可令》允许平民百姓也拥有自己的姓氏,到了1875年更是将姓氏作为义务进行推广。当时夫妻各自保留自己原先的姓氏。

1876年政府发布指令规定女性婚后使用原有姓氏,但在继承家产遗产后改为夫姓。1898年《明治民法》出台,规定户主及家人须持有同一姓氏,步入婚姻的男女双方须同姓同户籍,这一制度后为1948年实施至今的新民法所继承。新民法遵循了日本国宪法的男女平等理念,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决定选择妻姓还是夫姓。

尽管在法律上既可以妻随夫姓也可以夫随妻姓,但2017年的人口动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0多万对夫妻中只有4.1%选择了妻子的姓氏,可见夫妻同姓制度之下绝大多数情况是女性放弃了原本的姓氏。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父长制是造成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往往在婚后辞职回归家庭,即便待儿女长大一些后重返职场也很难成为正式员工。在这一时期女性婚后冠夫姓并未引发太多争议。

女性渐趋独立 冠夫姓带来多重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少子老龄化的进程,家庭形态呈现多样化格局,选择在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比例逐渐增加。这些变化使夫妻同姓制度带来的困扰凸现出来:

- 越来越多的人珍视现代继承下来的姓氏,特别是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因双方均不愿改姓只能放弃结婚或者选择同居不入籍;
——因结婚而改姓使个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带来职业和生活上的麻烦;
——被迫改姓让自己觉得不尊重。

对于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而言,职业的连续性需要姓氏的连续性。无论是做研究还是从事服务业,改姓都会在工作上造成不便,不得不在结婚和离婚时告知同事、顾客等会暴露自己的隐私。婚后更改驾照、健康保险等证件也都是麻烦事。

日本宪法第24条规定在婚姻中夫妻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婚后不得不放弃自己姓氏的大多为女性,这显然谈不上平等。

随着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建设进程,更多女性将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工作上,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因此苦于婚后改姓的不便以及该制度对女性的歧视,这使同姓制度引发了关注和讨论。

重新审视法律 逾七成受访者希望废除这一制度

对同姓制度的批判不仅来自日本国内。由于日本民法没有规定可选择的夫妻别姓制度,联合国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两次因日本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提出劝告,日本至今未能做出符合联合国期待的回音。但国际上女性运动的发展和联合国对女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推动了日本政府提升女性地位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1991年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开始进行婚姻制度的重新审视,法务省以此为基础于1996年和2010年分别准备了修正法案,提出同姓夫妻和异姓夫妻两种形式并存,即夫妻可以选择同一姓氏也可以选择保留自己婚前的姓氏。后者也被称为“选择性夫妻别姓制度”。但由于日本国民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该法案未能提交到国会。

近年来力图建设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日本政府将夫妻姓氏视为实现两性平等的一环,然而2020年12月25日的内阁决议《第5次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所有女性都绽放光芒的令和时代》中仍然表示需要根据国民意见继续探讨夫妻姓氏的问题,这说明夫妻同姓这一观念在日本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在日本很多议员和普通民众心中,夫妻的姓氏与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密切相关,保持同一姓氏意味着夫妻一体和家庭关系的稳固,因而不能轻易触动。

2017年实施的相关舆论调查显示,29.3%的受访者认为夫妻应该同姓,不需要修改现行法律,42.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夫妻希望保留婚前姓氏的话可以修改现行法律,24.4%的受访者认为即便夫妻希望保留婚前姓氏也应该改为同一姓氏,但可以修改法律允许婚后改姓的一方将自己婚前的姓氏作为通称来使用。从调查结果来看,此次能够接受夫妻异姓的比例为史上最高,但仍然有半数以上受访者坚持夫妻同姓。

据日本《东方新报》2020年11月报道,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一个市民团体进行的调查发现,逾七成受访者希望废除这一制度。

也有人因认为同姓制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而诉诸法律。2012年有4位日本女性和1位日本男性以“不承认夫妻异姓的民法侵犯了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为由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2015年12月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为夫妻同姓是明治以来延续至今的家庭和夫妻关系模式,没有违背宪法。

在此之后依然不断有人就此问题上诉。据2020年12月9日的《朝日新闻》报道,2018年有三对构成事实婚姻的夫妻递交结婚申请时因坚持保留各自的姓名而未获批准,因此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2020年底最高法院大法庭受理了此案。

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夫妻同姓制度尚未遭到彻底撼动。民法中并未规定婚后必须是女方改姓,从字面上看不出性别歧视。然而日本颂扬的家庭一体长期笼罩在家父长制的阴影之下,导致夫妻协商改姓流于形式,家庭一体优先于个体诉求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女性自我的压抑和对女性权益的漠视。

形式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平等,姓氏体现出的一体性也不是家庭一体的保证。只有进一步加大女性的社会参与度,改变现有的家族制度,才能真正使女性挣脱夫妻同姓的束缚。(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

她世界

新冠疫情下以暴力幸存者为中心的警察服务很重要

联合国妇女署推出性别敏感性警察服务手册

■ 于怀清 编译

1月28日,联合国妇女署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女警察协会合作,推出一本新的手册,旨在为遭受暴力的妇女和女童提供性别敏感性警察服务。

联合国妇女署指出,该手册为警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指导,以便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作出有效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反应,并补充了现有的执法培训材料。

有关调查显示,在遭受暴力后寻求帮助的妇女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求助于警方,只有少数暴力案件正式向警方报案,导致定罪的案件更少。

在过去的12个月里,自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以来,全球范围内亲密伴侣暴力事件的报告急剧上升,一些国家的求助电话增加了5倍。受暴妇女和女童现在常常与施虐者封锁在一起,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警察和司法部门面临着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援助的压力,特别是在传统的途径由于采取限制或社交距离措施而被关闭的情况下。

警方也不得不将重点转移到实施隔离和越来越严厉的“居家令”措施上,许多法院不得不完全关闭,导致听证会推迟,案件积压。由于需要如此多的警察资源来确保公共卫生措施得到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没有得到执行。

“对暴力幸存者来说,与警方积极的初步接触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掌控复杂的司法系统。受暴妇女需要得到尊重,并知道她们的经历从其求助那一刻起就得到了认真和迅速的对待。”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解释说:“她们需要信心,相信施虐者不会逃脱法律制裁。”

姆兰博-努卡指出,“为了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去年呼吁各国政府结束从‘战区到家中’的所有暴力行为,65个国家加强了警察和司法应对措施,以确保妇女能够诉诸司法,解决犯罪者得不到惩罚的问题,并在新冠疫情期间保护妇女。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对犯罪者缺乏惩罚的问题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应对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据了解,该手册就以下领域提供更深入的指导:新冠疫情等危机期间的警察应对措施;性别敏感性的警察调查;预防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促进积极的男子气概;以及关注新出现的问题,如网络暴力和剥削。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加达·瓦利欢迎联合国妇女署发挥领导作用,开发这一急需的工具,以保护受害者,并改善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女童诉诸司法的机会。“该手册将进一步加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联合国其他伙伴在

实地提供的技术援助,以建设警察能力和加强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的执法能力改革。我们的共同努力可以支持警察和司法机构对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对那些最边缘化和面临更大暴力风险的妇女和女童作出更有力的反应。”

国际女警察协会主席黛博拉·弗里德尔表示,“以警察中层管理人员、负责治安地区或部门的人员为对象,手册将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指导、知识和认识,使他们能够掌握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问题,使其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对此类犯罪的报告作出真正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反应。”

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综合办法是“平等一代论坛”及反性别暴力行动联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行动联盟将把社会各阶层的倡导者聚集在一起,促进全球对话,以采取紧急行动。联合国妇女署指出,只有所有基本服务部门——警察和司法、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共同努力,支持幸存者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才能实现持久和系统的变革。

据悉,该手册将在试点国家推出,以衡量进展和影响,重点是在警察和当地社区之间建立信任,改善与其他服务提供者的合作,支持警察中层管理人员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例如规定犯罪者有义务离开家,而不是受害者和幸存者离开。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新版20美元纸币何时开始流通尚无时间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首席执行官德里克·约翰逊说,这一团体“赞赏拜登政府发布的消息,即改变20美元纸币的设计,以全面纪念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

塔布曼出生于1822年,曾是马里兰州种植园的奴隶。1849年,她成功逃脱奴役,加入帮助黑奴逃离南方邦联的“地下铁路”运动,成为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南北战争结束后,塔布曼积极投身女权运动,1913年辞世。

目前20美元头像人物前总统杰克逊因奴隶主身份和暴力安置印第安人的政策颇受诟病。2016年,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宣布拟用塔布曼取代杰克逊作为20美元美钞头像人物。这一计划2019年遭时任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阻止。特朗普是杰克逊的粉丝。

印安公主波卡洪塔斯是首名出现在美国货币上的女性,她的头像印在1865年至1869年发行的20美元纸币上。女性最近一次“亮相”美国货币是1891年至1896年,美国首位“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的头像被印在1美元银元券上。此外,女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和19世纪西部拓荒时期的传奇印第安女性萨卡加维娅的头像曾被印在硬币上。

20元美钞头像拟换为非洲裔女性

■ 新华社记者 卜晓明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领导的政府正在重启20美元纸币头像“换人”程序,打算用反奴隶制先驱哈丽雅特·塔布曼取代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创始人安德鲁·杰克逊。

《华盛顿邮报》1月26日报道,一旦实现,塔布曼将成为印在美元纸币上的首位非洲裔人士和百年来首名女性。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说,“财政部正采取措施恢复努力,以让哈丽雅特·塔布曼登上新版20美元纸币的正面”,从而反映美国的“历史和多样性”。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新版20美元纸币何时开始流通尚无时间表。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首席执行官德里克·约翰逊说,这一团体“赞赏拜登政府发布的消息,即改变20美元纸币的设计,以全面纪念美国历史上重要人物”。

塔布曼出生于1822年,曾是马里兰州种植园的奴隶。1849年,她成功逃脱奴役,加入帮助黑奴逃离南方邦联的“地下铁路”运动,成为最活跃的领袖之一。南北战争结束后,塔布曼积极投身女权运动,1913年辞世。

目前20美元头像人物前总统杰克逊因奴隶主身份和暴力安置印第安人的政策颇受诟病。2016年,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宣布拟用塔布曼取代杰克逊作为20美元美钞头像人物。这一计划2019年遭时任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阻止。特朗普是杰克逊的粉丝。

印安公主波卡洪塔斯是首名出现在美国货币上的女性,她的头像印在1865年至1869年发行的20美元纸币上。女性最近一次“亮相”美国货币是1891年至1896年,美国首位“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的头像被印在1美元银元券上。此外,女权运动领袖苏珊·安东尼和19世纪西部拓荒时期的传奇印第安女性萨卡加维娅的头像曾被印在硬币上。

新看点

波兰宣布最严厉堕胎法引众怒

■ 于洋 何珊

波兰政府1月27日宣布,正式实施堕胎法令,这意味着波兰史上最严厉的堕胎法生效了。该法几乎完全禁止女性堕胎行为,除非是在怀孕严重威胁到女性生命健康或女性遭遇强奸、乱伦后怀孕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堕胎。此法令的实施激怒波兰民众,并引发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该法令的通

过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批评。

据英国《卫报》1月28日报道,就在波兰政府宣布通过堕胎法令的当天晚上,数千人无视防疫规定,再次聚集在华沙的宪法法院大楼外抗议示威。还有其它不少城市也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地警方不得不加强警力,维持社会秩序。这是继去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就堕胎法作出裁决后,第二次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来源:环球网)

美国警察对9岁女孩动用胡椒喷雾 被谴责暴力执法

■ 新华社记者 安晓晴

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警察执法时给一名9岁非洲裔女孩戴上手铐并用胡椒喷雾,被谴责暴力执法。

罗切斯特警方1月29日出警处理一起家庭纠纷。警方执法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女孩在雪地上试图挣脱警察的过程中不停哭喊:“我想要我爸爸!”一名警察说:“我才不管你想要什么,上车!”在

车内,女孩仍然不停挣扎,警察随后对她喷射胡椒喷雾,女孩哭喊着请求警察帮她擦眼睛。

罗切斯特市议会多名议员谴责警方过度使用武力,认为这种情况下的执法行动应该有心理健康专家参与。

罗切斯特市市长洛芙莉·沃伦1月31日就这一事件在记者会上谴责警方对儿童使用武力,同时承诺将就执法行为在本市执法部门作内部调查。

新西兰总理与当地华人共迎牛年新春

1月30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出席当地华人“新春花市同乐日”活动,与数千名华人一起共迎农历牛年新春。新华社记者 郭磊/摄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

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助力女性群体就业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富东燕

近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最新监测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后,目前全球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初步复苏的迹象。报告建议,各国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女性、青年等受到严重影响的劳动力群体尽早改善。

报告中用数字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在2020年遭受的巨大影响。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全球工作时间减少了8.8%(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数据),相当于减少了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这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损失的工时多出约4倍。

其中,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破坏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就业损失为5%,男性为3.9%。特别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经济上变得不活跃。

报告同时显示,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是住宿和餐饮服务,就业率平均下降20%以上,其次是零售业和制造业。

报告提出,2021年的最新预测显示,随着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大多数国家将在下半年出现相对强劲的复苏。但仍然取决于疫情是否得到控制、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是否提振等。

对于劳动市场的复苏,报告建议: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支持收入和促进投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女性、青年、低技能者和低薪劳动者及其他受到严重影响的女性群体。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国际支持。重点支持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同时在快速增长的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开展社会对话,实施复苏战略,创造更包容、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